

# 屈原賦注

楚辭要籍叢刊

【清】戴震撰  
孫曉磊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 屈原賦注

楚辭要籍叢刊

【清】戴震撰

孫曉磊點校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屈原賦注 / (清) 戴震撰; 孫曉磊點校. —上海:  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8. 11

(楚辭要籍叢刊)

ISBN 978-7-5325-8957-9

I. ①屈… II. ①戴… ②孫… III. ①楚辭—注釋  
IV. ①I222.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8)第 178517 號

楚辭要籍叢刊

屈原賦注

[清] 戴震 撰

孫曉磊 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
(2) E-mail: [guji1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1@guji.com.cn)

(3) 易文網網址: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10.875 插頁 4 字數 170,000

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3,100

ISBN 978-7-5325-8957-9

I·3311 定價: 45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本書爲「十三五」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

本書爲二〇一一年——二〇二〇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

本書爲浙江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一流學科建設成果

本書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成果

離騷

盧氏

屈原賦戴注

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直攝提直庚寅吾以降

史記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平王

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曲禮父曰皇考爾

雅朕我也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亦通攝提正月為陬馬季

長注洛誥云貞當也蓋攝提之年當孟春寅月

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

曰靈均

皇皇考也爾雅肇謀也言皇考以其始生有端善之

汨陽盧氏慎始基齋據戴注精鈔本影印《屈原賦注》書影

此歌與湘君章  
法同而擇思各  
別  
寫水潦寫木葉  
所不為秋風皆  
所不為神不來  
吟韻漫然

湘君禮有小君之稱是也分別言之則娥皇為正  
妃稱君女英為次妃降稱夫人楚人因其葬此而  
奉為湘水神本民間不經之說二妃之神必不因  
愚民之俗議而享其褻越之祭也二歌皆言神不  
來其以此意為之乎或又以為舜二女宵明燭光  
黃陵為舜比墓皆不足考信  
帝子降兮北渚語入渺渺兮愁余魚九嬭嬭兮秋風洞庭波  
兮木葉下戶  
眇眇遠視貌此亦託為巫與神期約而候之不至故曰  
帝子其降此北渚乎望之愈遠使我心愁但見秋風水  
波與木葉落不知神或來否也

## 楚辭要籍叢刊導言

黃靈庚

楚辭首先是詩，與詩經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兩大派系，好比是長江與大河，同發源於崑崙山，然後分南北兩大水系。大河奔出龍門，一瀉千里，蜿蜒於中原大地，孕育出帶上北國淳厚氣息的國風；而長江闖過三峽，九曲十灣，折衝於江漢平原，開創出富有南國絢麗色彩的楚辭。

「楚辭」這個名稱，始於漢代，是漢人對於戰國時期南方文學的總結。「楚辭」既指繼承詩經之後，在南方楚國發展起來的新體詩歌，標誌着中國文學又進入了一個輝煌的時代；又是中國詩歌由民間集體創作進入了詩人個性化創作的時代，而屈原無疑是創作這種新歌體的最傑出的代表，創造出了「驚采絕艷，難與並能」的離騷、九歌、天問、九章、遠遊、卜居、漁父等不朽的名作。

屈原的弟子宋玉、景差及入漢以後的辭賦作家，承傳屈原開創的詩風，相繼創作了九辯、招魂、大招、惜誓、招隱士、七諫、哀時命、九懷、九歎、九思等摹擬騷體之作，被後世稱之爲「騷體詩」。據說是西漢之末的劉向，將此類詩賦彙輯成一個詩歌總集，取名爲「楚辭」。再以後，東漢

王逸爲劉向的這個總集做了注解，這就是至今還在流傳的王逸楚辭章句十七卷的本子，是現存的最早的楚辭文獻，也是我們今天學習楚辭最好的讀本。

「楚辭」之所以名「楚」，表明了所輯詩歌的地方特徵。宋黃伯思業已指出，「蓋屈、宋諸騷，皆書楚語，作楚聲，紀楚地，名楚物，故可謂之『楚詞』。若些、只、羌、諝、蹇、紛、佗僚者，楚語也；頓挫悲壯，或韻或否者，楚聲也；沅、湘、江、澧、修門、夏首者，楚地也；蘭、茝、荃、葍、蕙、若、蘋、蘅者，楚物也；他皆率若此，故以『楚」名之」。其雖然說出了「楚辭」所以名「楚」的緣由，而沒有進一步指出名「辭」的來歷。辭，也可以寫作「詞」。楚辭詩句之中都有感歎詞「兮」字。這個「兮」字，古人統歸屬於「詞」，古音讀作「呵」，是最富於表達、抒發詩人的情感感的感歎詞。這也是楚辭句式的顯著特點。「楚辭」之又所以稱「辭」，是與用了這個「兮」字有關係。

楚辭的句式比較靈活，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不等，參差變化，不限一格，一改詩經以四言爲主的呆板模式。詩經的篇章結構以短章重疊爲主，短則數十字，長則百餘字，內容相對單一，只截取生活中一個片斷，無法敘述比較複雜、曲折、完整的故事。楚辭突破了這個局限，像離騷這樣的宏篇巨製，洋洋灑灑，三百七十三句，二千四百九十字，至今仍是最偉大的浪漫主義抒情長詩，表現了詩人自幼至老、從參與時政到遭讒被疏，極其曲折的生命歷程；撫今思古，上天入地，抒瀉了在大時空跨度中的複雜情感。從音樂結構分析，楚辭和詩經一樣，原本都是配上音樂的樂歌。詩經只是一遍又一遍的短章重複演奏，而楚辭有「倡曰」、「少歌曰」、「重曰」，表示

樂章的變化，比詩經豐富得多。最後一章，必是衆樂齊鳴，五音繁會，氣勢宏大的「亂曰」。

楚辭的地方特徵，不僅僅是詩歌形式上的變化和突破，更重要的在於精神內容方面的因素。南國楚地三千里，風光秀麗，山川奇崛，楚人既沾濡南國風土的靈氣，又秉習其民族素有「剽輕」的遺風，陶鑄了楚人所特有的品格。楚辭更是「得江山之助」，在聲韻、風情、審美取向、精神氣質等方面，無不深深地烙上了南方特色的印記，染上了濃厚的「巫風」、神怪氣象，動輒駕龍驂鳳，驅役神鬼，遨遊天庭，無所不至。至其抒發情感，激越獷放，一瀉如注，較少淳厚平和的理性思辨，和中原文化所宣導的「不語怪力亂神」、「溫柔敦厚」風氣比較，確實有些區別。

屈原是一位富於創造精神的文化巨匠，他置身於大河、長江的崑崙源頭，俯視於南北文化交融的臨界綫。一方面既保持着楚人特有民族性格，自強不息的精神面貌，富有想象的浪漫情調；另一方面又廣泛吸取、融會中原的理性思想，繼承詩經的道德傳統精神。故而在他的作品，儘管有大江兩岸、南楚沅湘的旖旎風光、濃豔色彩，但幾乎不曾提到楚國的先王先賢，而連篇累牘的都是爲中原文化所公認的歷史人物：堯、舜、禹、湯、啓、后羿、澆、桀、紂、周文王、武王、皋陶、伊尹、傅說、比干、呂望、伯夷、叔齊、甯戚、伍子胥、百里奚等。在屈原的神話傳說中，除九歌中的湘君、湘夫人、山鬼三篇外，像太一、雲中君、東君、司命、河伯、女岐、望舒、雷師、屏翳、伏羲、女媧、處妃等，都不是楚國固有的神靈，也沒有一個是楚人所獨有的神話故事。離騷開頭稱自己是「帝高陽之苗裔」，高陽是黃帝的孫子，其發祥之地，在今河南省的濮陽，不也是中

原人的先祖嗎？總之，楚辭是承接詩經之後的一種新詩體，二者同源於大中華文化，是不能割切開來的。更不能說，楚辭是獨立於中華文化以外的另一文化系統。如果片面強調楚辭的地域性、獨立性，也是不妥當的。

楚辭對於後世文學創作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，像司馬遷、揚雄、張衡、曹植、阮籍、郭璞、陶淵明、李白、杜甫、李賀、李商隱、蘇軾、辛棄疾等各個歷史時期的名家巨子，沿波討源，循聲得實，都不同程度地從屈原的辭賦中汲取精華，吸收營養，形成了一個與詩經並峙的浪漫主義傳統的創作風格。在中國文學史上，後世習慣上說「風、騷並重」，指的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兩大傳統精神。由此想見，屈原對於中國文學的偉大貢獻是無與倫比的，屈騷傳統精神更是永恒不朽的。

正因如此，研究中國詩學，構建中國文學史及中國文化史，楚辭無論如何是繞不開的。而讀楚辭、研究楚辭，必須從其文獻起步。據相關書目文獻記載，自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以來至晚清民初的兩千餘年間，各種不同的楚辭註本大約有二百十餘種。綜觀現存楚辭文獻，大抵以王逸章句與朱熹集注爲分界：在朱熹集注以前，基本上是承傳王逸章句，而明、清以後，基本上是承傳朱子集注。由我主編且於二〇一四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楚辭文獻叢刊，輯集了二百〇七種，應該蒐錄的注本，基本上已彙輯於其中了。遺憾的是，由於這部叢書部帙巨大，發行之量也極有限，普通讀者很難看到。且叢書爲據原書的影印本，沒作校勘、標點，對於初學楚辭

者，尤爲不便。

有鑑於此，我們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，從中遴選了二十五種，均在楚辭學史上具有影響，爲楚辭研究者必讀之作，分別予以整理出版，滿足當下學術研究的需要，而顏之曰楚辭要籍叢刊。其二十五種書是：漢王逸楚辭章句，宋洪興祖楚辭補注，宋朱熹楚辭集注，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，清祝德麟離騷草木疏辨證，宋錢杲之離騷集傳，明汪瑗楚辭集解，明陸時雍楚辭疏，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，明陳第屈宋古音義，明黃文煥楚辭聽直，清林雲銘楚辭燈，清王夫之楚辭通釋，清丁晏楚辭天問箋，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，清戴震屈原賦注附初稿本，清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，清陳本禮屈辭精義，清劉夢鵬屈子楚辭章句，清朱駿聲離騷賦補注，清王闓運楚辭釋，清馬其昶屈賦微附初稿本屈賦哲微，日本西村時彥楚辭纂說，屈原賦說，日本龜井昭陽楚辭缺等。參與點校者，皆多年從事中國古典文獻研究，尤其是楚辭文獻研究，是學養兼備的「行家裏手」，其對於所承擔整理的著作，從底本、參校本的選定，出校的原則及其前言的撰寫等，均一絲不苟，功力畢現，令人動容。但是，由於經驗、水平不足，受到各種條件限制（如個別參校本未能使用），且多數作品爲首次整理，頗有難度，因而存在各種問題，在所難免，其責任當然由我這個主編來承擔。敬請讀者批評指瑕，便於再版改正。

## 前言

清戴震（一七二三——一七七七），字東原，一字慎修，號杲溪，安徽休寧人。戴震一生著述甚夥，多達二十餘種，如考工記圖二卷、孟子字義疏證三卷、屈原賦注十二卷、方言疏證十三卷、文集十二卷等。屈原賦注爲戴震早年研究屈原的力作，乃清人楚辭學的代表作之一。

### 一、屈原賦注的版本

屈原賦注十二卷，包括注七卷、通釋二卷、音義三卷。注七卷：卷一離騷、卷二九歌、卷三天問、卷四九章、卷五遠遊、卷六卜居、卷七漁父。通釋又稱屈原賦通釋，分爲上、下兩卷，卷上釋山川地名，卷下釋草木鳥獸蟲魚。音義又稱屈原賦音義，分爲上、中、下三卷，主要是釋音、釋義、校勘及文字說明。最早刊刻屈原賦注者是汪梧鳳（一七二五——一七七七），字在湘，號松溪，安徽歙縣人）的不疏園，刊刻之前已有稿本和抄本，版本情況較爲複雜。現存世的各種版本，大致可

分爲以下幾種：

### (一) 初稿(殘)

屈原賦注有一初稿，不標卷次，今只存離騷經、九歌、天問三篇，九章、遠遊、卜居、漁父四篇只存其目，正文已佚。安徽叢書第六期戴東原先生全集初收此稿，扉頁鐫「屈原賦注初稿三卷」，牌記題作「民國二十五年安徽叢書編印處印行」。書前僅有戴氏自序，書後有許承堯（一八七四—一九四六，字際唐，號疑庵，安徽歙縣人）跋。據許氏及胡樸安、褚斌傑、吳賢哲諸人研究（詳後），初稿乃一手抄本。初稿中通釋、音義尚未析出，對於研究戴震屈原賦注的早期形態價值極大「」。

### (二) 精鈔本

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沔陽盧靖（一八五六—一九四八，字勉之，號木齋）慎始基齋湖北先正遺書據戴氏屈原賦注精鈔本影印（以下簡稱「精鈔本」），包括注七篇，計離騷、九歌、天問、九章、遠遊、卜居、漁父各一篇；通釋上、下兩篇；音義上、中、下三篇。不標卷。扉頁鐫「屈原賦」，背面牌記題作「沔陽盧氏慎始基齋據戴注精鈔本景印」。書前有盧文弨序及戴震自序，書

後有汪梧鳳及盧弼跋。注及通釋各篇題下有「屈原賦戴氏注」六字，音義三篇則無。

### (三) 刻本

乾隆二十五年（庚辰，一七六〇）汪氏不疏園初刻屈原賦注，又稱乾隆刻本或庚辰刊本。注七篇，通釋兩篇，音義三篇。扉頁鐫「屈原賦戴氏注」注七卷，通釋二卷，音義三卷，但目錄與注文篇題下未標卷次。書前有盧文弨序及戴震自序，書後有汪梧鳳跋。注及通釋各篇題下有「屈原賦戴氏注」六字，音義三篇則無。汪氏不疏園刊版之後，尚有廣雅書局重刊本<sup>〔二〕</sup>、建德周氏校刊本<sup>〔三〕</sup>、安徽叢書第六期所收刊本<sup>〔四〕</sup>三種。屈原賦注最初只有汪氏不疏園一家刊版<sup>〔五〕</sup>，此版本乃後世諸本之祖本。

我們此次點校，以精鈔本爲底本，以乾隆庚辰初刊本（簡稱「乾隆本」）爲通校本，同時參校以廣雅書局重刊本（簡稱「廣雅本」）、建德周氏校刊本（簡稱「周氏校本」）、安徽叢書第六期所收屈原賦注初稿（簡稱「初稿」），分段標點并撰寫校勘記。

## 二、屈原賦注的成書

戴震長於考據，用類似注經的方法撰寫屈原賦注，學術價值自不待言。姜亮夫說：「本書

以大義貫文旨，以訓詁明大義，不爲空疏皮傅破碎逃難之說。盧召弓所謂『旨博而辭約，義勤而理確』，過明、清諸家遠矣。洪、朱而後，謹嚴篤實、博雅精約無過此書者。』洪湛侯也說：「屈原賦注是戴震精心撰述，對後世有重要影響的學術著作，代表了乾嘉學派在楚辭研究方面的成果。」<sup>〔七〕</sup>因此，屈原賦注向來被學界視爲楚辭學要籍。惟余嘉錫（一八八四—一九五五，字季豫，號狷庵）認爲「屈原賦注只是取朱子楚辭集注改頭換面，略加點竄，以爲己作」<sup>〔八〕</sup>，判斷略嫌草率，可能是源於他未對屈原賦注的成書經過進行系統的考察。屈原賦注的成書，以下幾條線索至爲關鍵。

### （一）戴氏原稿到初稿

屈原賦注初稿末附許承堯跋「右寫本戴東原先生屈原賦注一冊，得之湖田草堂，疑原出西溪汪氏不疏園，惜至天問止，餘闕」云云。又經考附錄一書，亦爲許承堯舊藏而同出湖田草堂者，該書末許承堯跋云：

承堯得此書時共三冊，二巨冊爲經考附錄，一爲先生所撰屈原賦注之首冊，皆乾隆時寫本，皆湖田草堂舊藏，皆有墨印匡格，其匡格之尺寸大小亦同。屈原賦注只有不疏園刊板，微

波榭未重刊，見年譜。此首冊前無盧學士序，寫極精工，當爲不疏園初寫本無疑。則此附錄二冊亦出不疏園同時寫本無疑矣。盧序乃先生出避後所得，故初寫本無之。惜屈賦注只存首冊，其他無可證明也。湖田草堂藏書皆咸豐亂後得之，其由不疏園流轉而出，揣之近理。<sup>〔九〕</sup>

### 胡樸安論初稿亦說：

此稿本亦汪氏不疏園寫本，爲歙縣許氏所藏。此書至天問止，其一卷，與現行之屈原賦注不同。其於每節釋義、釋詞、釋韻均極精核。<sup>〔一〇〕</sup>

許氏對初稿、經考附錄兩書的流傳甚爲清楚。初稿被收入安徽叢書時，扉頁雖鐫「屈原賦注初稿三卷」，但此書實不止三卷<sup>〔一一〕</sup>，亦非戴氏原稿，許、胡兩人均認爲是汪氏不疏園寫本<sup>〔一二〕</sup>。今觀初稿抄寫工整，頁面清晰，字體排列井然有序，許、胡兩人之說可信。咸豐亂後，此書由汪氏不疏園流入吳得英（生卒不詳，字筱晴，安徽歙縣人）湖田草堂<sup>〔一三〕</sup>，後由許承堯收藏，收入安徽叢書第六期<sup>〔一四〕</sup>。初稿既然不疏園寫本，且注、通釋、音義尚夾雜在一起，必是依據戴氏原稿抄寫，兩者在內容上當無甚差別或差別甚微。

## (二) 戴氏原稿到壬申抄本再到庚辰刊本

戴氏原稿與初稿差別不大，但汪梧鳳壬申年見到的戴氏稿本已是九卷，此乃戴氏從原稿中析出通釋二卷，同時加以增訂，此稿（修改稿）與原稿已有較大差異。乾隆二十五年（庚辰，一七

六〇）汪氏不疏園刊屈原賦注已是十二卷，包括注七卷（即離騷、九歌、天問、九章、遠遊、卜居、漁父七篇，每篇爲一卷）、通釋二卷、音義三卷。書末附有汪梧鳳跋「右據戴君注本爲音義三卷。自乾隆壬申秋，得屈原賦戴氏注九卷讀之」，「茲一一考訂，積時錄之，記在上端，越今九載矣。爰就上端鈔出，刪其繁碎，次成音義，體例略擬陸德明經典釋文也」云云。又楊應芹東原年譜訂補「乾隆十七年壬申，三十歲」條有云：

是年夏，始館於汪梧鳳家。程瑤田五友記曰：「壬申夏，松岑言於其從祖之弟在湘，在湘因延東原至其家，以教其子。」〔五〕

許承堯戴東原先生全集序亦云：